

# 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反思与实践

魏亚林

(湖南省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从课程标准、语文教材的角度思考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理解”在语文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并通过进一步反思文化传承与理解在语文教学中不容乐观的现状,提出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要基于语文课程内容与方式,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角度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目标的渗透与达成。

**[关键词]**文化传承与理解;语文教学;实践路径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07.486

## 一、语文学科重视文化传承与理解

### (一) 课程标准

语文学科重视文化传承与理解,首先与课程标准有关。《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2017年版课标”)提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方面。<sup>[1]</sup>文化传承与理解作为语文课程其中一个目标,这一定位是极高的。同时以“文化”为关键词对2017年版课标进行简单的梳理,仅“课程性质与基本理念”一章就已提及五次,频率也是极高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2017年版课标中明确指出文化的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待文化的态度是理解和借鉴其他民族与地区的优秀文化,拓宽文化视野,增强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意识。

### (二) 语文教材

曾有人提出“以纲为纲,以本为本”,其中的“本”便是教材,可见教材在我国教育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语文教材编辑思想由萧统《文选》而来,选取具有时代性、思想性以及文质兼美的文章组合而成。教师在讲解与引导学生理解文章时,必然涉及语言文字。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对于语文文字的赏析与品读,必然包含着对于文化的审视与渗透。无论是古代的文人士子还是现代的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其创作都有一定的目的,即所谓的“道”。在其文质兼美的文章中首先受到文章内容所涉及文化的影响,如《陈情表》中的“忠”“孝”文化;其次被传统文化影响的作者价值观所感染,如《春望》中作者表现出的家国情怀等。再次,很多文章都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例如《咏雪》讲述的是才女谢道韞的故事,其文言所反映出的家庭文化氛围无需多言。这篇文言选自《世说新语》,若从《世说新语》出发,我们教授的内容就是由点及面——魏晋风流。综上所述,无论从文本的哪个角度出发,教师与学生都不可避免地触及文化。文化资源是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同时具备文化意识也是科学合理运用语文教材的重要方法之一。

## 二、文化传承与理解的教学现状

在语文课程里谈文化,就要处理好语文与文化的关系。正如黄厚江所说“审视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文化的色彩真的不强:或者是没有“文化”的语文,或者是没有“语文”的文化”。<sup>[2]</sup>

### (一) 没有“文化”的语文

没有“文化”的语文主要表现为对于文化的淡漠,只是一味地拘泥于教材,完成字词句的疏通,停留在教材的表面,而不触及文章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蕴。例如文言文的教学中为人所诟病的便是有“言”无“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如下:首先是知识本位。在基础教育中,应试依然是头等大事。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对于文言的字词、句式非常重视,在某些教师的观念里认为文章存在的必要就在于讲解这些基本知识,文章只是一个载体,只是一个例子。语文知识淹没了“文化”,“文化”也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了。

其次,教师自身素质难以企及。教师在对于文章进行解读时可能就忽视了文化因素,在课程中就更不会引导学生感受与理解文化。例如说明文《中国石拱桥》,估计很多教师教授这一说明文时主要停留在说明方法、顺序、对象、语言上。虽然这样教学符合文体的要求,但是实用类文本也蕴含着大量文章、文学、文化的因素,如此一来文章内在的美被解构了。因为内部结构工整,余映潮认为这是一篇说明文写作的标本,这是因为余映潮看到了说明文语言的规范性,表现在文章整体呈现出总分总的结构,在段落之间也是如此,这是文学类文本所少有的规范。同时在这一说明文教学中涉及中国传统建筑“桥”,我们以此为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切入口,谈一谈中国建筑文化中的“桥”或者古典诗词中的“桥”意象。

最后,文化定位不清。简单地把知识当做文化,认为讲解一些文章的背景、积累一些成语等看成文化理解与积淀。正如泰勒所言“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sup>[3]</sup>知识只是文化的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所以这种文化的理解未免太过狭隘。以上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语文教学缺乏文化的积淀,还停留在语文教科书的层面。

### (二) 没有“语文”的文化

没有“语文”的文化也是另一种的病态,通常表现为文化宣讲和大谈特谈糟粕文化。文化宣讲把语文课堂当成了文化课,例如教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时谈及苏轼对于儒释道思想的精通,变成了文学史的课堂;讲授《逍遥游》时变成道家文化专题学习,这些都不符合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因为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方向。另外教师大谈特

谈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教授柳永词时谈及柳永在秦楼楚馆与歌妓厮混以达到吸引学生的目的，但是传达出某种非健康的价值观是不符合语文教学要求的。可见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同时要以语文的教学方式进行文化传承与理解。

### 三、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实践路径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文化传承与理解对于一线教师而言是最为重要，同时也极具实践性。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角度来达成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课程目标。

#### (一) 课前——文化视角解文本

课前，作为教师的时间主要用于备课，为了达成语文教学中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目标，教师在备课时应运用文化视角进行文本解读。文化视角似乎太过笼统，究竟文化视角包含着哪些视角？前面提到的忠、孝属于伦理道德视角，桥既可以是建筑文化视角，也可以是古典文化视角，还要哲学思想视角、器物文化视角等等。因为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太过复杂，无法列举穷尽，这也给语文教师的阅读量与文化积累提出了巨大挑战。运用文化视角进行解读时避免了课文解读的平面化，而让文章在文化的背景下解读得更加深刻、立体，可以说文化视角的介入，让语文课有了深度。例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与宇宙的空间感，抒发了诗人在天地之间感受到人之渺小，犹如沧海一粟。这一情感难道只属于陈子昂？作品看起来都是作者独特的情感外露，但实际上是一部好的作品更多地都是表现一种“集体无意识”，他的情感是他自己的，更是集体的“人”所有。宋代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爱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如果教师带着对于天、地和人“三才”的哲学文化视角去解读这类诗文，教师解读文本会有一种高屋建瓴之感，对于文本能有更加深入与全面的认识，在教学中便能深入浅出，得心应手。

#### (二) 课中——字里行间挖文化

语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与理解不能直接实现，否则就变成了没有“语文”的文化，正如2017年版课标中所说，文化传承与理解应建立在语言建构与运用的基础之上。简而言之，语言建构与运用是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的途径，这也是语文的特点所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一方面通过文章中所出现的重要字词来研究文化。例如《陈情表》中“臣”字多处出现，教师进行“臣”字字源分析，了解“臣”字的含义。当然，分析“臣”字的含义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臣”字多处出现体现了李密对于晋武帝的态度，这也是古代君臣文化的一个反映。

另一个方面教师应充分注意到文章中所注意到的重要文化意象。以程少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为例，程少堂提出纪念碑用汉白玉有何特殊意义？虽然这是一篇说明文，但是陈少堂突破了文体的狭隘看法，从“玉”切入，进行升华。程少堂首先列举大量成语，如“玉树临风”“金枝玉叶”等，还有形容美女的形容词，如“玉足”“玉臂”等，可以看出有“玉”几乎都是褒义词，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道德象征的意义。<sup>[4]</sup>由器物的玉上升至灵魂的伟大与道德的高

尚，不仅过渡自然，而且十分贴合文章主题，符合学生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模式。可见程少堂所选择的“文化意象”是十分成功的，在实现文章主题升华的同时渗透了文化。这也给我们的语文教学带来一定的启示，首先，文化视角难以把握，可以通过关注重点字词、文化意象来确定文化视角。其次不要为了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目标，而刻意选择文化意象。教师挖掘文化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而是在完成教学的过程之中渗透文化，既实现了教学应有的深度，又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目标。

#### (三) 课后——生活实践品文化

学生在课堂中直接或者间接学习了很多传统文化，从《端午的鸭蛋》《社戏》中学习了节日文化，从古诗词中积累了月文化、马蹄文化等，如何将这些学到的传统文化加以实践与运用呢？在学校内可以开展板报设计比赛，例如《我眼中的端午佳节》；还可以举办班级文化生活会，如《古诗词中的“月”》。通过这些活动将学生所学以及所积累的传统文化落地生根，也会使学生增添一份获得感。同时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能够弥补自己所不知的文化，学习的途径也更为趣味化。

传统文化学习的外延绝不会止步于课堂，在社区里、家庭中都是实践文化传统的好去处。端午佳节在社区既可以是阳春白雪式的诗朗诵，也可以是下里巴人式的包粽子，送艾草，缝香包等活动。文化产生于生活实践，反过来学习了文化也应运用到生活中去，在生活中品味文化的滋味。要将中华传统文化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以便更好地实现“文化传承与理解”这一课程目标。

综上所述可知“文化传承与理解”是语文教学实现的目标，同时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通道，既是目的，亦是手段。学生文化素养的形成非一日之功，需要在教材文章的基础上实现序列化、实践化，以此完成学生关于“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内部建构。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4.
  - [2] 黄厚江. 有“文化”的语文和有“语文”的文化——谈语文教学中核心素养“文化传承与理解”的培养[J]. 语文教学通讯, 2019(21): 13-18.
  - [3] 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1.
  - [4] 张岩. 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M]. 北京: 现代教育出版社, 2013: 95.
- 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
- [1] 基于新文科和师范专业认证双背景下的中学语文教师核心素养提升研究, 湖南省教育厅项目(HNJG-2020-0555)
  - [2]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活动设计研究, 吉首大学社会科学处研究生项目(20SKY120)
- 作者简介:
- 魏亚林, 1995年5月, 男, 安徽舒城人, 汉, 硕士在读, 主要从事语文教学研究。